

# 賽金花與秋紅

陳則東

慈禧太后是滿清朝的「女王」，到了庚子年間的賽金花，乃是北京社會裏的「女王」。當日

賽金花與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一段折衝，在稗史及一般小說中不無形容過火之處。筆者認為由庚子拳亂所造成的城下之盟，雖屬喪權辱國，為歷史上不可挽回之錯誤，但以一個堂堂國際交涉，竟寄託在名為夫人，實則妓女的身上，實屬有玷國家聲譽，因之對於賽金花參加和談一節，不論她在幕後有無策動？以及她的策動是否有利於這次交涉？都不應該加以渲染。

賽金花為洪文卿如夫人時，最得意的是穿了皇家賞賜的章服，在倫敦跟維多利亞女王合攝了一張照片。李鴻章早年在京裏見到這張照片，曾當面盛讚她似一枝霧籠的芍藥。可是她始終沒有忘懷了出身，常對人表示自己不過是蘇州的一個妓女；因為她不挾貴而驕，不因風流而軼蕩，所以在洪侍郎溘然長逝之後，重行回到上海，高張艷幟，易名曹夢蘭，嫵娜多姿，惹人憐愛，人們爭呼着她幼時的小名——二寶，或喚她在蘇州當清信人的芳名——鈺蓮，這是表示她的丰韻並不

因年事稍長而衰，同時大家對她的傾慕，更不因她的再度為嫗而稍遜。

她是庚子前兩年再度由南方北上的，西羅圈胡衙口南這宅子，原先是洪文卿為她租賃的，洪文卿關於中國西北邊陲史地的若干著述，都是在這宅子裏完成的。直到他逝世之後，她還跟原配夫人在這座宅子裏住了半年，才下堂求去。此次捲土重來，家人星散，便買下這座房子，恢復文卿當年在宅子裏的裝修和陳設；她對人說是為了紀念文卿，一般人都認為是藉「吳縣洪第」四個字做變相賣淫的幌子。賽金花這個名字，也就是這一次北上之前起的。

憑她過去一段令人迷醉的往事，在北京城裏當然站得住腳，這時她已是三十一歲的女人，可是膚質的白細細膩，體態的輕盈嫵娜，遠非一般比她年紀小上十歲的少女所能趕得上的。即使北京城裏美麗的娘兒們有的是，但誰能有像她這樣的閱歷？更有幾個中國女人遠涉過重洋？論她風流而又傷心的往事，這位「狀元夫人」，好比經雨打過的梨花，看她今日不衰的豐韻，我們的二

爺很似出水芙蓉一般。因之她在北京城裏重墮風塵之後，好聲色的王公大臣，富商巨賈，皇親國戚，都好像是一盤雜亂的織紗遇到了磁石。同時北方江湖社會裏的娼妓優伶，販夫走卒，陰陽巫卜，無不仰仗她那特殊的力量，得寄生在北京城裏安逸地混碗飯吃。所以當時北京的上層社會裏都把她喚作賽二爺；下層社會裏竟尊稱為賽娘娘，無形中這北京城裏住着兩個「女王」。

我們不能不佩服賽金花周旋在官宦之間的工夫，固然她曾經當過外交官的太太，實際上外交官的太太，未必個個都得上賽金花；當時清廷的權重臣工，至少可以分為五派，差不多每一派裏都有一兩位重要份子，不是現在熱戀着她，便是過去跟她相好過，換句話說，跪叩在慈禧面前的人，多半拜倒在賽金花的裙下，跪叩是限於國法，拜倒却出乎本心！

全朝大臣中有一派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，如載漪、載勳、剛毅、啟秀這一千人中，載勳最為迷戀，可是始終沒有得到她的青睞。一派是慈禧的極端擁護者，如榮祿、那桐、王文韶、徐桐等

榮祿與她的交情，發生在洪文卿逝世之前，所以有人說：榮相國是最得兩位「女王」寵愛的幸運兒。一派是舉足輕重，已有國際地位的李鴻章、奕劻、伍廷芳等和一些辦洋務的人們，不用說了，誰都知道李鴻章是賽二爺的崇拜者，祇惜他老了，老得似乎比她爸爸還要長幾歲。一派是看風轉舵的袁世凱、張之洞，她這個曹夢蘭的名字，便是張老頭兒在上海時為她起的。另一派是反對政府和義和團提攜政策最力的許景澄、袁昶、徐用儀、立山、聯元諸人，妓女秋紅便是賽金花介紹給立山的。

至於下層社會對她的愛戴很簡單，完全是為了她平日的扶弱鋤強，敢作敢為，喜打不平，輕財仗義；可是她的個性很強，加以環境的驅使，就始終沒有把正三品以上的官兒放在眼裏，反而無官無職，乏財欠勢的人找到她，倒是有求必應。她的脾氣很壞，這也許是環境所造成的，三句話不投機，當着官高品極的人們她一樣的毫不留情。要是不投她的口味，或是服侍得不週到，她會拿起棍子揍折了小子們的腿，用燒紅了的針來刺丫頭們的臉。懂得她的人不很多，洪鈞在世，祇要一走出書房，便成了她的出氣筒。平心而論，她倒是從來沒有當面奚落過李鴻章；她常在別人面前批評少荃，說他不論對公對私，為好為歹，還捨得拿出自己的一條性命拚一拚，在她以為這就是李鴻章值得結交的一點。男女僕役見到這位「女王」，雖然她是堆着一臉的笑，他們儘管小心翼翼地暗咬着牙根，也還是直打哆嗦。

所以在她的前半生中，不知喚用過調使過多

少下人？其中忍受不了，終於溜跑的不知其數。祇有一個阿福，從她在蘇州以「鈺蓮」掛牌當姑娘時，便忠勤地跟着她，等她做了洪夫人傅彩雲，阿福亦進府做起長隨，後來回到南方，想接近曹夢蘭身體的人，還須得先打通「大茶壺」阿福的路子！記得有一位江南名士惲陞樵就是因為阿福的推薦，不費纒頭而得一親芳澤的。現在阿福雖然做了「吳縣洪第」裏的總管家，可是每天晚上替賽金花洗小脚的仍是阿福，並不因為當了總管，便得辭掉這份洗脚的差使，事實上確也是不可能，世界上就再也沒有能够找出另一個人來頂替這一份美缺。因為賽金花雖然是菱波貼地，瘦不盈握的一雙三寸金蓮，但是她患了一般人所患的溼氣病，祇有阿福把這雙小脚捉摸得年代久了，每當值勤的時候，祇要往手一托，就知道脚上的癢處，便沒命的替她揉搓，阿福簡直是賽金花不可一日無此君的人物。

當城裏圍攻使館最緊的陰曆五月二十八日（西曆六月二十四日）的下午，西羅胡衙的後門，居然闖進了一羣義和拳匪，揚言要活捉跟英吉利鬼子國王有交情的洪二毛子的婆娘，賽金花在這時也不免受了一點虛驚。可是等端王、董提督等知道了這項消息，馬上送來不少文武衙門的保護告示！所以賽金花雖然不幸碰在這一動亂裏，始終沒有準備離開北京的打算。八國聯軍佔據北京之後，開始報復起來，的確有些人不明不白的死在外人的槍口之下。

筆者有一位父執，當時曾經身陷危城，目睹外人殘殺同胞的慘事，後來因為賽金花要求瓦德

西保護居民，並向瓦氏說：「殺教士，焚教堂，全係拳匪所為，與百姓何干？主張扶植拳匪仇視外人，亦係少數頑固大臣不明國際情形所致，更與居民何涉？你們向以文明自稱，難道這樣屠殺，就是文明的表現嗎？」聽說瓦德西為了公理，為了私情，當時接受了她的建議，榜示安民，並通知各國駐軍不得再採取報復手段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我們不能不承認賽金花是一個有連帶關係的風雲人物。

當義和拳匪和董福祥所帶的甘軍全部開到了北京，所謂二毛子該殺的也殺了，沒有殺的全躲在家裏，輕易不會出來，這時搶劫姦淫，已成如火如荼之勢，他們人類所有的獸性，全部暴露了出來。因為找不到良家女子，只好在各土娼家裏盡情發洩。王波胡衙的萬隆店裏，很有幾個出色的娘兒們，其中有一個秋紅，更是出落得嬌豔非凡。義和團坎字大師兄貴山和尚當然不肯放過這塊到口的天鵝肉。秋紅雖是一個墮落平康的妓女，實際上慧質錦心，眼界極高，像貴山和尚那樣的粗暴，怎能會引起她的好感呢？可是這時拳匪氣餒薰天，連到慈禮都要敷衍他們，想仗神符神咒來消滅外國人，試想一個毫無抵抗力的妓女，還能掙脫了魔掌嗎？不過秋紅畢竟是一個不平凡的奇葩，亦是一個智俠雙全的奇女子，儘管貴山和尚以勢力金錢來誘惑，她都是視若無睹，相機應付；她雖然經過不少次的暴風雨截擊，和閃爍發光的珠寶陳滿在桃閣，一概不足以動其毫末，而秋紅是秋紅，貴山和尚是貴山和尚。因之可以尿道秋紅在北京城裏所以能使許多王公大臣趨之

若驚，固然由於她的美麗，她的嫵媚，她的文才；實在還是由於她的特殊機警和卓然自拔的精神。

秋紅自掙脫了貴山和尚的魔掌，一直躲在賽金花那裏，除掉戶部尚書立山之外，沒有一個人近得她的身，亦沒有一個人能打動她的心。她和立山已經到了「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」的程度，立山一日不見她，固然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坐立不安，她一日不見立山，亦悵然若有所失，好像這個天地間除開她和他之外，是沒有第三個人可以生存的。「多情自古空餘恨，好夢由來最易醒」，立山和秋紅雖然打得火熱，畢竟逃不出這個定律，他（她）們正在卿卿我我之際，忽然奉到懿旨一道，來人恭恭敬敬的一字一句的說道：

「聞戶部尚書立山藏匿洋人，行踪詭秘，着該王大臣將該尚書提拿審訊，並革職交刑部牢圍監禁，倘有疏虞，定惟該大臣是問」。

立山下獄之後，秋紅再不能住在北京，由於賽金花的慫恿，只得暫時離開北京。北京不是秋紅留戀的地方，祇有憎惡，秋紅所留戀的是一個知情識趣的立山，可是棒打鴛鴦，秋紅也迫於無可奈何了。

秋紅的出走，是由一個小斯胡容伴送的，胡容從砲火連天的北京城裏把秋紅攙扶着一步一步的向前走，遇到砲火閃閃的時候，他們相互無言凝視着；這兩對目光裏充滿着的神情，是驚是喜，他人不得而知？這兩個人的心，似乎正隨着北京城裏的動亂在跳蕩着！

秋紅沒有想到自己的一隻曾經不斷地受人讚美，不斷地令人憐愛的三寸金蓮，原來是一對廢物；這時她遙望着充滿火藥氣味的北京城，細細的分晰這一次烽火的原因，她恍忽地覺得滿清政府的海陸軍正像她的一隻小腳，祇是中看而不中用。小腳自古以來，貽害着中國女性，被男子當作玩物，滿清軍隊自鴉片戰爭以來，被拆穿西洋鏡，專制政府也祇用牠來做欺壓人民的幌子。

她這時似乎從大夢裏清醒過來，再也不覺北京值得留戀，而祇覺得是魔鬼的世界。這時反而心境坦然，巴不得遠走高飛，走向一個理想的境地。但是前途茫茫，何處是理想之鄉？至少這目前黑夜已經是所向無從！並且自己是被人扶持着逃亡，又豈能逃避真正的毀滅和死亡？她想到這裏，又不禁悲從中來。

她悲楚着自己的身世，也悲楚着意中人立山的冤枉，更悲楚着這次無辜被毀滅在北京城裏的居民。然而她又轉想到像立山這一羣王公大臣，其中固不乏淵博賢明之士，可是十之八九功名心重，利祿是圖，結果在上者就是迎合把握着他們這種心理，玩弄擺佈着他們這一羣統治者。弄得一個國家不成其為國家，弄得一個政府上下交征利，是非不明，邪正不分，甚至於國家的危亡，政府的顛覆，在所不計。秋紅覺得這一羣統治者，實在是昏庸無恥者流，他們之對少數專制皇族玩弄，看他們的處境，也只不過是相當於自己的一隻小腳之被狎邪者的撫摩揉捏！她開始鄙視北京城的高官貴爵。

秋紅雖然是一個妓女，她有豐富的學識，有強烈的正義感，她能文，能詩，能詞，每當情感抑塞的時候，往往寄託於吟詠之間；當他逃至距離北京百里以外，住在隱士歐陽大可家裏，一時柔腸百結，叩關無門，不知不覺的填了一首「憶秦娥」，其詞如下：

「亂離別，遙念往事心摧折，心摧折，夢中情慄，哀腸淚血，虎狼強使魚水絕，兩地相思苦殘月，苦殘月，昨夜歡笑，今宵悲切」。

不消說這首憶秦娥詞，當然是痛念立山而作的。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秋紅正在為郎憔悴之時，立山奉旨正法的凶耗亦到；這時秋紅死志已決，當夜留柬出走，等到歐陽大可發覺時，她已鴻飛冥冥，不知去向了。歐陽大可讀着她的留柬道：

「為情之所鍾而忍辱偷生，為愛之所繫而倉猝跋涉，噩訊頓傳，乍驚折翼，但當茲午夜，反覆思維，何驚之有？更有何悲切可言？豫甫死於正義，死得其所，值此歪正不彰之世，能得如此而死，誠大幸事，妾固忽失所寄，反觀社稷尚且頭危至此，況一芥如妾無足輕重之餘生乎？從此無可留念，正可隨波逐流，恕我不告而別，但願海角天涯，各自珍重，高情隆誼，銘之五中，謹此申謝，諸維垂照」。

除留給歐陽大可一函外，尚附有致繆供奉函一紙，繆係侍候慈禧書畫兒的繆索筠，雲南人，深得慈禧寵信，秋紅特地致函囑託：

「妾，秋紅檢衿再拜於索筠給事牋次；久駐風塵，素昧生平，但高風久仰，深恨無緣得親芳

澤，豫甫立山大人生前，恒贊巾幗賢明，能在老佛爺左右仗義敢言，而今國事如麻，人事如烟，豫甫竟獲死於動亂烟霧之間，是非得失，姑且莫論，惟乞念生前既是大臣，不無微功，微功固不足以贖其罪，而人已死，故不揣冒昧，敢請叩請老佛爺格外慈悲恩准，宥立山之既死，而保其家業，赦其子孫，此德此惠，妾當啣環圖報，此恩

此情，死者亦必感謝於地下，微賤如妾，形同罪人，從此遠離京畿，坎坷漫踏，一旦苟得走達貴邑，滇池之水，澄清見底，此則給事賢明仗義之所致也。謹此拜託，恕不恭。她這封哀感頑艷的信，能否上達天聽？不得而知，然水綠山青，鳥啼花落，從此擾攘塵世，不復有秋紅其人了。立山之死，是為反對拳匪，惱怒了慈禧，開

罪了一班昏愞無能的王公大臣，他這一死，誠如秋紅所說，是非得失，姑且莫論，但是平心論之，立山尚不失為一個適合時代潮流的人，不幸在叱后淫威之下，竟和許景澄、袁昶等同樣做了拳亂的犧牲者。事後有人挽以極含蓄之聯句云：孰是孰非，留將青史評功罪；憐卿憐我，難得紅顏伴死生。（摘自海風）

# 中外雜誌九月號(六卷三期)及十月號(六卷四期)要目

## 九月號(六卷三期)要目

- 師道師道.....張振玉
- 隔靴搔癢話平劇.....劉健羣
- 當年我逮楊玉清(續完).....程德受
- 蔚藍色的地中海(十七).....劉方矩
- 中華民族壯麗史詩(不堪回首話抗戰)(續完).....樂恕人
- 小記者感舊錄.....劉震慰
- 突梯滑稽畢修勺.....胡耐安
- 辛亥風雲誌(續).....楊森
- 二次大戰隨軍採訪追憶(選載).....曾恩波
- 記黃慕松先生.....王成聖
- 一代梟雄袁世凱傳(八).....章君毅
- 富國採風錄(續完).....劉元章
- 楊雲史淖陽夢李白.....張谷
- 情劫記.....馬五先生
- 一幅珍貴的歷史照片.....文一
- 吳研人的艷詞.....陳宗敏
- 兩地談：致方豪教授論「六十自定稿」.....姜超嶽

## 十月號(六卷四期)要目

- 二百五十歲老人現身說法.....王成聖
- 你怎樣活到二百五十歲?.....于衡
- 胡適與新聞記者.....劉健羣
- 莫讓楊四郎成了共產黨(談平劇終結篇).....劉方矩
- 蔚藍色的地中海(十八).....宋兆珩
- 哀先師。憶母校(追念東大郭秉文校長).....顧翊羣
- 敬悼郭秉文先生.....勞幹
- 寧莞舊事(關中雜憶之六).....劉震慰
- 小記者感舊錄(續).....堯樂博士
- 堯樂博士回憶錄(五).....馬五先生
- 死裏逃生記.....楊森
- 辛亥風雲誌(續完).....章君毅
- 一代梟雄袁世凱傳(九).....盧月化
- 重遊孟特婁.....徐認三
- 徐志摩。沈淑薇。郁達夫.....盧元駿
- 卅年故舊飄零.....李麗華
- 圖與文：寄語波迷.....陸孟武
- 劇談(選載).....